



102-3

尺牘清裁叙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之下不廢酌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匪一人謀野禘邦以為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為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

入前序

一
孔書

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繳箭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橐盡返少卿紆鬱于毳帳子長揚泯于黠宮良以暘人我之懷發今曩之蘊或揚扞沈冥或培折疑豫或誘趨啓蔽或

釋詛通媾走儀秦於寸管組
丘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
辯則雲蒸電燿其盛矣哉然
皆春容大章汪洋苑翰雁距
弱雲路虞其修阻魚腹狹波
臣付以沈浮則有黃麻薄蹠
緘蘇固蠟爛燭數行遙裔千

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
興端片物託緒毛生爲舌墨
卿代面醉瀋灘漉巵言熹微
其造色也炯兮隋珠之忽投
其寄悰也裊兮春絲之不斷
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

依懷白雲傳而不飛斯則晉
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
極軌也西蜀楊用修少游金
馬晚戍碧雞傾浮提之玉壺
然太乙之藜杖漁絜獵稗積
有歲時爰會斯篇凡十一卷
命曰赤牘清裁或因本寂寥

或刪芟繁積其見文選諸書
者不復更載麗砂的礫等謝
氏之碎金玄圃崢嶸掩瑯琊
之羣玉客有齎示余甚旨之
第惜其時代名氏徃_二紕誤
所漏典籍亦不為少乃稍為
訂定仍加增葺及自唐氏迄

今詞近雅馴亦附于後合為
二十八卷藏之櫝中於乎文
典既遠清徽多秘陳驚座之
十吏遞供劉南昌之百函俱
發流暎前史以爲美談今皆
闕如况其下者余既慙半豹
寧免魯魚故繇中郎酷私王

充之論亦是卿家子雲覆瓿
之業耳時戊午三月東吳王
世貞元美甫撰

重刻尺牘清裁小叙

楊用脩氏所纂尺牘僅八卷余始益之得廿八卷頗行世世有蔡中郎者愛之恨不得為帳中之秘耳然余時時覺有挂漏業已付梓卒忽不復及而會歸自太原幽憂之暇稍露隙日于鱗

叙

一

仲蔚言

一旦奄成異代郵筒永廢風流
若掃青燈吊影不無山陽之慨
散帙曝晴更成蜀州之歎俯仰
今昔責在後死高文大篇勒之
琬琰矣茲欲使間闊寒暄之談
竿尺往復之致附托羣驥以成
不朽爰廣昔傳末及茲士凡一

千七百五十一條一十三萬一
千三百六十二言前後得六十
卷較之余刻十益其六比於用
脩十益其九亦云瀚博矣嚮所
謂春秋之世寄文行人者惜其
婉嫩嫺雅亦略載之夫其取指
太巧措法若規得非旨史為之

叙

二

潤色邪先秦兩漢質不累藻華
不掩情蓋最稱篤古矣東京宛
爾具體三邦亦其濫觴稍涉繁
文微傷調語晉氏長於吻而短
於筆間獲一二佳者餘多茂先
不解之恨齊梁而下大好纏綿
或涉俳偶苟從管斑可窺豹彩

必取全錦更傷斐然隋唐以還
滔々信腕不知所以裁之迹歲
諸賢稍有名能復古者亦未卓
然正始夫文至尺牘斯稱小道
有物有則寸者難之况其它哉
用脩初名赤牘無所據或以古
尺赤通用耳攷唯漢西岳石闕
銘內高二丈二赤然亦僻矣且
漢所稱尚書下尺一又天子遺
匈奴以尺一牘匈奴報以尺二
牘皆尺也故改從尺牘復綴數
語於末以俟夫謀野之士采焉
辛未夏五月望王世貞書

尺牘清裁卷之一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告魯

周襄王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
敢告叔父按揚于春秋傳止載二條然皆口授之語以其辭旨古雅且或出于簡牘故畧而記之

賜齊侯命

周靈王

尺牘卷一

一

敬美書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
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
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敬之哉無廢朕命

請晉城成周

周敬王

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
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
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
寡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



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
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
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發賊遠屏晉之力也其
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
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告衛侯

盼以嘉命來告予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
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
追

告宋

衛州吁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
從則衛國之願也

州吁弒君自立將脩先怨於
鄭而求寵於諸侯時公子馮
在鄭故云
除君害

告陳

衛石碭

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

寡君敢即圖之

二人者謂州
吁與子石厚

辭宋使

魯隱公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

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請薛侯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
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
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
願以滕君為請

時滕薛朝魯爭長

答齊侯

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
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齊魯鄭伐許克之齊以許讓魯

又續卷一

三

告許大夫百里

鄭莊公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
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
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
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
民也

時齊魯以許讓鄭

告魯

齊鮑叔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弔宋災

魯莊公

天作淫雨害于梁盛若之何不弔

荅魯

宋公

孤實不敵天降之灾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辭齊卿

陳敬仲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
敢辱高位以速官謫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假道虞公

晉獻公

尺牘卷一

四

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先是冀伐虞至鄭攻其三門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
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號

告齊桓公

楚成王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桓公率諸侯伐楚使屈完問師

請秦戰

晉惠公

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

所逃命

穆公伐晉晉使韓簡請戰

辭晉大夫

秦穆公

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

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穆公獲晉惠公故

請秦穆公

晉大夫

君履厚土而戴皇天皇天厚土實聞君之言群

臣敢在下風

對王使

臧文仲

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請三帥

晉文嬴

尺牘卷一

五

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

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

晉襄公母

為秦請孟明等三帥

逆楚師

鄭伯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

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

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願前

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

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

腹心君寶圖之

時楚破鄭

告唐惠侯

楚莊王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奉麋獻楚

晉鮑癸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射麋獻晉

楚潘黨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楊

左傳所載諸國辭命其春審大篇者已膾炙人口若其寂寥數字者肅括而數含質直而耀豔

固後世文人竿牘簡尺之濫觴也

尺牘卷二

六

遺魯君

魯臧文仲

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

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桐魚冠纓不足帶有餘

楊云臧文仲使於齊齊人繫之獄故其書隱語以寄魯君也魯君不知而問其母其母解之云見列。按齊繫臧文仲事不見正史辭亦類女傳。鉞歌非尺牘語以楊所集聊為存之

同下

上楚王隱

楚莊姬

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

王問之對

曰魚失水離國五百里也龍無尾年三十無太子也牆崩不視禍將成而王不改也楊云案此皆叶韻視音以改亦音已劉綱云文仲謀書於羊裘楚姬託諷于龍尾指此二事也

告晉

衛侯

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攝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

罪矣敢告

衛殺孔達以說于晉

請晉師

齊頃公

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華之役齊

請戰

謝季文子

穆姜

尺牘卷二

七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止子反死

楚共王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請晉侯

曹大夫

自戕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

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杜稷之鎮公子

謂子臧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迺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

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
邑敢私布之

告諸大夫

晉悼公

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
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安將用二三子用我今日
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命子駟毋從晉

鄭成公

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

子

尺牘卷一

八

尺牘清裁卷之一

尺牘清裁卷之二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請屬鄮于晉

孟獻子

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與失官命
鄮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
小關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告晉

鄭伯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

尺牘卷三

一

敬美書

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
獲司馬燹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
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鄙敝邑之衆夫婦男
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
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
庇民知竊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
能禁止不敢不告

辭偏陽

吳郡王世貞宋向戌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群臣

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告楚將服于晉

鄭伯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告大夫

楚共王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

告令尹子庚

楚康王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

辭王行人

晉欒盈

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

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
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
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
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戒子

鄭公孫黑肱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
止敬恭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求後于魯

臧武仲

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請魯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
廢二勲敢不辟邑

告范宣子

鄭公孫僑

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
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
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

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讓太叔儀

衛獻公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而怨寡人怨矣

請印董父于秦

公孫僑

天牘卷三

四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

復楚子木

晉趙武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復楚公子圍

鄭子羽

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殫聽命

對子羽

楚伯州犇

君辱既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
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采若野賜之是委君
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
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
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復辭楚使

子羽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
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
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

尺牘卷二

五

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垂橐而入

告晉

鄭罕虎

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
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辭太子

楚椒舉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
見

行成於齊

燕大夫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

為楚王取魯大屈

蘧啓疆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

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鄭公孫僑

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再歸州田

尺牘卷二

六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厲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

辭諸侯

晉侯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襄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

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告晉叔向

衛屠伯

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絕魯昭公

晉侯

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請環

晉韓起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

八續卷二

七

曰必以聞敢以為請

答韓宣子

公孫僑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北隅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疆賈毋或自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疆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

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

讓鄭

晉邊吏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答晉邊吏

公孫僑

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者以啓貪人荐為殺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止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尺牘卷二

八

尺牘清裁卷之二

尺牘清裁卷之三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辭齊使行聘禮

衛靈公

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

對靈公

齊公孫青

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

尺牘卷三

一

敬美書

荅楚使

宋元公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敕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

告魯昭公

齊景公

自莒疆以西請致於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敕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告六卿

宋元公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柎所以籍幹者請無及先君

卷元公

宋仲幾

君若以社稷之故稱降昵寡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致郈于武叔

齊侯

尺牘卷三

二

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敵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告陳僖子

齊悼公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請救于吳

邾莒夷鴻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鄆衍秋

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告魯侯

齊閭丘息

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

使冉求弔宋景曹

季康子

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簪乎

告隨人

吳王闔閭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願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答吳人

隨侯

以隨之僻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境敢不唯命

荅羊舌肸

鄭公孫僑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叔向書別載

移公孫駘

越王孫駘

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駘受教告東掖門亭

長公孫聖吳王晝卧覺悟而心中惆悵也如有

尺牘卷三

四

悔記到車馳詣姑蘇之臺

致命吳王

晉楚隆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請成越王

吳王夫差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王趾而

誅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遺大夫種

越范蠡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

辭越王

愚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耻請從會稽之誅

遺楚將

魏將宋石

尺牘卷三

五

二君相當兩旗相望惟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遺楚懷王

秦昭王

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

與楚頃襄王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

樂戰

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仁甚矣始挑禍以陷親復屈讐而自佚頃襄得謂之子乎

與平原君

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與樂毅

燕惠王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

尺牘卷三

六

功拔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指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亦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

按樂君報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宛曲懇至足以

飾前非而動忠志故聊為錄之

與樂閒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

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
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
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之甚也室有語不
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

與信陵君

魏范痤

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
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
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
地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

尺牘卷三

七

痤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

信陵

君言於王而免之襲趙之欲倍趙之割此言有以深中信陵之畏矣故免

與燕太子丹誓書

秦始皇

子欲歸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厨
門木象生肉足

治驪山陵上書

李斯

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
鑿之不入燒之不難叩之空空如下天狀

見蔡質漢

儀

報丞相

秦始皇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効行三百丈乃止

遺章邯

陳餘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對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鑕妻子為戮乎

尺牘清裁卷之四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遺諸侯王

漢高帝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按此是漢第一篇然非詔令也

與韓王信

尺牘卷四

一

敬美書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敕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

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又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

足立哀此兒猶小也

此外猶有二通頰狸雜故不備錄疑後人傳會之語

聊存之以俟識者

遺單于

文帝

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使者言單于伐國有功甚苦兵事

又續卷四

二

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謁者令肩遺單于

又遺單于

使當戶且渠雕難郎中韓遼遺朕馬已至敬受

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蘩

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

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

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釋逃虜民

單于毋言章尼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
察之

賜鼂錯

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
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
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賜嚴助

武帝

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

尺牘卷四

三

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
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楊云漢詔多矣

此獨稱書且問閭閻問之文固書簡語也

報石慶

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
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富動危之
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報李廣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

不服故怒形則千里誅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

報公孫弘

君不幸羅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

賜吾丘壽王

尺牘卷四

四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劉屈氂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賜楊僕

將軍之功獨有破石門尋愜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

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賜燕王

昭帝

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它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酌見高祖之廟乎

報趙充國

宣帝

問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

尺牘卷四

五

食慎兵事自愛

報張安世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

年

賜淮陽王

元帝

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悖逆

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
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
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
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
是與王其勉之

賜東平王

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
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嬌諭意孔子曰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思孰惟之

尺牘卷四

六

報貢禹

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錄生之子既已
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家雖百子
何以加傳曰亾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
疾以自輔

報匡衡

成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
君遵脩法度勤勞王家今司隸校尉尊安詆欺

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
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
藥彊食自愛

報張禹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
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
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
孳孳無違朕意

荅許皇后

尺牘卷四

七

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
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
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
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皇后其刻心
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誣勉行稱順婦道減
省羣事謙約如右其孝東宮毋闢翔望推誠求
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謹垂則列妾使
有法焉皇后深惟無忽

報王鳳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又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瘵稱朕意焉

賜王音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尺牘清裁卷之四

尺牘清裁卷之五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荅凶奴冒頓

漢高后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
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
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
二駟以奉常駕凶奴嫚書云孤債之君生於草
澤而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
有易其所無○按報書乃爾雖得柔遠之道不
無乖中國之體

尺牘卷五

一

敬美書

與成帝

元后

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

太后先與

帝言用班伯而
斥富平侯張放

遺項王

張良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與韓王信

柴武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
不誅大王所知也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
急自歸

報紇將軍

韓王信

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亾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今僕亾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遺諸侯王

齊哀王

尺牘卷五

二

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

遺竇長君

季布

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

曹丘生故以言激布遂相善也

遺膠西王

韓顏當

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
何處須以從事

與公孫弘

東方朔

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故東
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
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
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游垂髮齊年我
又

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尺牘卷五

三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經名韉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
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遺公孫賢良

鄒長倩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尊雖生窮之賤也不能脫
落君子故贈君生窮一束詩所謂生窮一束其
人如玉五絲為繡倍繡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
紀倍紀為纓倍纓為緼皆自少之多士之立功
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備而不為

也故贈君素絲一襜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
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歛而
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與故贈君撲
滿一枚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御足下勉作功
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按此篇什小長而短法
自工是尺牘之流雋也

故節而
錄之

荅牂牁盛覽

盛覽字長通
牂牁名士

司馬相如

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
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
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尺牘卷五

四

與摯伯陵

司馬遷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
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
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楊云
摯峻

字伯陵京兆人也與太史令司
馬遷善隱於所山遷以書招之

報司馬子長

摯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

于身利不可以靈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
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
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
容以送餘齒耳

楊云峻始終不仕卒於所山所
人立祠號曰所君其十二世孫

恂字季直隱於終南通五經百家弟子扶風馬
融沛國桓麟皆知名融妻即恂女也其後有摯

虞知名

于晉

報李陵

蘇武

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
為榮况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

尺牘卷五

五

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
節死難蓄功竹帛傳名千代笄土之封永在不
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
之千里將復何言

按李陵書先儒以為六朝人
偽作則此可知第其辭嚴切

慷慨自足傳者不
必論其真偽也

辭右扶風

丘訢

明府欲臣訢耶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
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
訢所不用也

楊本作扶風尹按漢有右
扶風無扶風尹今改正

與楊王孫

祁侯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

省思憲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

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

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

王孫報書文甚奇
祁侯曰善遂羸葬

與江都王女弟徵臣

魯恭王后

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謝江充

戾太子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幸

江君寬之

尺牘卷五

六

遺廣陵王

劉延壽

願長耳目後人有天下

與魏相

丙吉

朝廷深知弱翁行直方且大用願少慎事自重

藏器於身不顯其能

上霍光

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見

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

節和顏將軍詳大議叅以著龜互襄顯先使入
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荅張博

淮陽王劉欽

子高迺幸允顧存恤發心慚隱顯至誠納以嘉
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論意今遣有司為
子高償責二百萬

又

迺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惛然不知所出子
高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柰何行金
錢乎

上趙后

趙昭儀

天地交暢貴人妍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
休不堪喜豫謹奏三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
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
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救珠
一枚含香綠毛狸席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
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錦一
香粉金羈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

手籍三幅七回充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

鑪三枚文犀辟毒節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

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出

伶玄所著外傳楊本西京雜記云令月佳辰貴

妙懋膺洪冊謹上綵三十五條以陳踊躍其目

有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馬腦驅迴風扇

柳葉席九華扇七枝燈香螺危同心梅合枝李

元三十五種案所奏物俱不同文亦小異但西

京雜記是葛洪作狂名劉歆

恐不如伶玄所叙美真耳

報東海相朱登遺蟹

張敞

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

於二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尺牘卷五

八

與某公

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托騏驥之尾乃騰千里

路然無損於騏驥使蒼蠅絕羣也

與嚴延年

昔韓盧之取狡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顧少

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與朱邑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

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由臆約結固止竒

也雖有六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與族弟安國

孔臧

相知常忿俗儂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為議也

與子琳

二條

告琳頃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退惟聞其志恥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為之穿蝸虫至弱木為之斲豈非漸之致乎

侍中安國羣臣中近見崇禮不供藝器猶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

尺牘清裁卷之五

